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图书馆
管理干部学院

杨 谦

走向地平线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7609



走向地平线

ZOU XIANG DI PING XIAN

杨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所收的两部中篇小说，都是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作品。
《走向地平线》写的是一群“老三届”学生的不同命运遭际；《小城之
屋》则表现了献身于边疆建设的青年人对理想、事业和对纯真爱情的
追求。从作者提供的这些多姿多彩的当代生活画面和鲜明生动
的人物形象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鼻的时代气息，可以看到
当代青年对人生、对事业、对爱情的态度以及他们那种不畏艰难、
勇于探索、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笔调清新朴实，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丰富
细致，故事曲折生动，耐人寻味。

封面设计：王 刚

走向地平线

Zou Xiang Di Ping X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2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000

书号 10019·3859

定价 1.45 元

序

何 启 治

一摞手稿摆在我的案头，这就是青年作者杨镰的中篇处女作《走向地平线》。稿纸上的字迹工整、娟秀、干净，仿佛出自女性的细致和认真。后来，在一九八二年的初夏时节，我第一次见到了作者。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个肤色微黑、壮实得有点粗犷的三十五岁的男子汉。但他的谈吐处事，特别是对待稿件的修改，总是虚心地听取意见，认真地改，然后又是一笔不苟地誉正，依旧是工整、娟秀、干净，真是有一种令编者感动的认真和细致。

冰封雪盖、曾经达到摄氏零下四十三度低温的巴里坤，号称新疆的“冰窖”。那是祖国的宝地，却也是自然条件严酷的苦寒之地。杨镰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就伴随着恶梦一样的十年在这里度过——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毕业后，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他就一直在这里和乌鲁木齐等地生活。因此，在他拿起笔来创作的时候，往往就以新疆这片广漠而又富有色彩的大地为背景来展开生活场景的描写，而他的同龄人或同代人，也就自然成为他的主要描写对象了。

杨镰的中篇处女作《走向地平线》(载《当代》一九八二年第六期),正是形象地记录了当代青年在艰难时世的生活轨迹的好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鲁林松和他的伙伴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鲁林松在高中毕业那一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以后辗转在军马场、农村生活,当新时期的曙光普照祖国大地的时候,他成了某大学的明史研究生,但在事业上还是障碍重重,前途未卜,也还没有得到自己美满甜蜜的爱情;他们的“老班长”张觉经历了更多的波折,如今回到了当大学职员的身边,想走一条自学成才的路,却又牵挂着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妻子,也还不知道待业青年商店经理的生活有什么难题在等待着他;他们的另一位好友袁建农从北京到新疆落户,在新时期里,这位才华出众的人考取了美学史研究生,却又可能因户口问题进不了北京;鲁林松的女友颜晓棠到末了也还没有从爱的迷惘中完全得到解脱;她妹妹颜苏棠也还在继续探索自己在爱情和事业上的路该怎么走……是的,鲁林松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知道,生活的路并不是一片坦途,除了阳光和鲜花,也会有阴霾和荆棘。但是,他们要做生活的主人,不管前面还有多少困难,他们都要执着地奔向自己理想的目标,认定了,“只要向前走,一定能到达水天相接的地平线”。这样,小说就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以生动有力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代青年不同寻常的经历,他们在事业和爱情生活上的成败得失、苦恼和追求,反映了他们从青年走向中

年，从幼稚走向成熟，并不屈不挠地向新的高度冲击的艰难历程。

收入本集的第二部中篇小说《小城之星》（载一九八四年《当代》增刊第四期），仍然是反映年轻人在新疆生活的作品。和《走向地平线》略有不同的是，它的主要内容已经集中到对年轻人在新时期的爱情生活和事业追求上的概括和描绘。作品的主人公是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工作的林端和刚在南疆小县城参加工作的姑娘卢颖辉。他们在考古工作中由相识、相知到相爱。林端帮助卢颖辉在事业上迅速成长起来，在战胜坏人的造谣诬蔑和灵魂的自我搏斗中逐渐成熟起来；而卢颖辉，则以一个美丽、纯真、向上的少女的真挚爱情去温暖林端，帮助他克服实现理想、献身事业和眷恋北京之间的矛盾。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边疆是有魅力的，边城的人是可爱的，那里有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光荣事业，年轻人的爱情也一定会在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斗争的过程中结出丰硕甜蜜的果实。

我们不妨把这两部小说当作姐妹篇来读。这样，我们就会对年轻一代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生活和思想历程有一个更加全面、真切和生动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内涵都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尽管在不同的年代造成生活中艰难一面的原因不同，尽管不同年代的青年有着不尽相同的烦恼和追求，但这两部小说在正视生活中复杂尖锐的矛盾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其中不乏当代青年的不平和牢骚，迷惘和苦恼，而它们

所着力歌赞的，却还是年轻人在困境中的追求和奋斗，他们对当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情操问题的积极思考和探索，以及他们对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念。作者的笔端流露着火一样的激情，为他的同代人，为那些不屈不挠奋然前行的年轻人高唱了一曲发自深心的赞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当代青年生活色彩斑斓的画卷。

许多读者流着热泪读完小说，然后带着感激之情给作者写信，或者表示读后心灵得到净化，受到启迪，从而决心要做有理想、有道德的高尚的人，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决心作当代人，做当代事，为四化建设在不同岗位上作出新贡献”；或者把自己准备永远埋藏在心里的恋情告诉作者，给他提供素材，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小说”。显然，这样的作品读来确实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使人感奋，并确信中国的青年一代是有作为的，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因而由衷地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么美好的精神食粮。

自然，这两部小说都难免还有一些不足和可议之处。比如，文字上还显得有点稚嫩，过多的穿插和倒叙使某些地方的情节不够清晰，还没有形成浑然一体的严密结构。（《小城之星》中谁是卢颖辉生母一案的揭晓，有点象推理小说的写法，和整个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也不大协调。）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在事业和爱情中烦恼的鲁林松，还是在热爱事业和眷恋北京之间挣扎的林端，都还可以写得更加血肉丰满一些，《小城之星》中那位三十几岁的女画家杨晓菲是个颇富个性特点的人物，却总象难以进入故事的主要

情节似的，终于作为一个没有最后完成的人物而使人感到遗憾。但瑕不掩瑜，小说已经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也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杨镰是个有抱负的人。他今年才三十八岁，其本职，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从事唐诗研究。他曾经表示，最近几年，一定要结合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学和史学方面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同时，要以毕生的精力来描绘我们时代的面貌，通过一系列的小说，来塑造各色各样的当代人的艺术形象。他的志趣和抱负是很值得称道的。考虑到我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所下降的现状，考虑到我们的当代作家愈来愈非学者化的趋势，立志从事创作的青年作家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实际上，也只有打下了坚实深厚的文化修养基础，有了丰富的学识，用学问知识来熔冶、提炼、生发自己的生活经验，才能融汇贯通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经验与想象，思想与形象，从而不断开拓、扩展，不断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并由此而获得比较旺盛、比较开阔、比较长久的艺术生命。

杨镰正当有为之年，又是勤于笔耕的人。从一九八二年底以来，两年间他除了完成自己的学术研究论著，还发表了包括这两部中篇小说在内的四部中篇，描述丝绸之路上一些年轻人从事考察的生活故事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已在一九八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另一部长篇小说《青春只有一次》发表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一

九八四年第四期，则完全是写今天（一九八三年）的新疆生活的，总共近百万字。从“业余”创作的角度来看，杨镰的勤奋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都是相当突出的。生活没有亏待辛勤的耕耘者。

杨镰又是个永不自满，勇于探索的人。他说：“我……以往所写的作品还缺乏内在的力量，还不够深沉。我宁愿回到文学小路的起点上去，重新起步！……在新的作品中去作新的探索。”（引自《从一封信开始……》，载《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希望在呼唤，真的勇士必将奋然前行。当杨镰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集《走向地平线》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谨祝愿这位在文学之路上立志不凡的探索者健康地成长，并日臻成熟。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晨

目 录

序..... 何启治

走向地平线 (1)

小城之星 (131)

走向地平线

第一章

鲁林松离开学校，骑自行车进城。

从中小城市或农村来北京的过客，看着街上如水的车流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往往觉得气憋眼晕。但拿长安街和东京的新宿或纽约的华尔街相比，它简直开阔、清爽得令人心旷神怡。

当然，人的感觉是受心情影响的。或许因为有三四个月没进城了，觉得一切挺新鲜，或许因为今天是去和别人介绍的女朋友见头一面；不管是为什么，反正鲁林松情绪好极了。

他骑着车中速前行。时间还相当富裕。自从长安街用水泥座墩把汽车与自行车隔开，混迹在慢行道的轻骑“嘉陵”便成了骑车人最大的威胁。眼下，年轻人对捣腾录音机已经不那么热心，开始鼓弄日本摩托“铃木”、“亚马哈”，“嘉陵”便象铙了翅的游隼，抖不起威风了。

路旁一栋挨一栋的高层建筑都已接近完工，使长安街又增添了几分气势。每次见到国际电信大楼，鲁林松都能

产生一些联想。今天，这土不土、洋不洋的建筑物，让鲁林松记起一首向奶奶学来的儿歌：“下雨喽，冒泡儿喽，王八戴着草帽儿喽！”——那分层的塔楼活象一顶洋草帽。

一路上骑车的人很多。鲁林松上一次进城还是在春寒料峭的三月间，眼下却已是盛夏酷暑了。在图书馆四楼的研究室，就着土腥气、霉味儿和老鼠尿味儿啃了几个月的《明实录》（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据说很少有人从头到尾读完过），连心如铁石的清教徒也免不了要思凡了。

鲁林松注意到身边有个穿素白连衣裙的姑娘，骑一辆藕荷色袖珍女车，车梁象条粗粗的大腊肠。同行了一段路，姑娘仿佛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瞥了鲁林松一眼，放慢了速度。

在长安街骑自行车，不用点拨你就能留意到：头一个十字路口碰上了红灯，那一路上几乎全是“红灯照”；头一个十字路口碰上了绿灯，那你简直会飘飘然地以为自己是应邀来访的国宾，所经之处，全是绿灯在冲你眨眼。而且，红绿灯除指挥交通，还有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作用，即：调整人们前行的速度。先是放慢速度，然后又紧蹬车子，但不管怎样努力，那身穿素白连衣裙的姑娘，始终没摆脱掉鲁林松。在六部口，姑娘拐向右手的马路，她回过头，看到鲁林松等在红灯下，才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中山公园里人不算太多。鲁林松要了两瓶汽水，在古柏浓荫中的石桌前坐下来。离约定与女朋友见面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他右边的石桌旁坐着一对恋人，那姑娘正兴

致勃勃地向小伙子讲着什么，由于手势太多，表情太丰富，仿佛是在打哑语。左边石桌旁坐了几个出差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正一件件地欣赏着刚从王府井买来的衣物。

“哟，这不是鲁林松吗？”

鲁林松抬头一看，愣了片刻——中学时的女同学段明珠就站在他面前。

段明珠衣着朴素大方，领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想到过去一段不大愉快的经历，鲁林松迟疑地说：“嗨，是你！”

“好久没见了！”段明珠在他对面坐下来，“你变化还不太大！”

他们互相问了问近况，就谈起中学同学的消息。段明珠目前在一个重要机关工作，了解的情况比鲁林松多。

“张觉和袁建农现在怎么样？”段明珠提到初中的两个男同学，“你们不是‘桃园三结义’吗？”

“张觉……有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大约还在内蒙吧！袁建农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不过也有四五年没联系了。”

“哦，真是天南海北呀！”段明珠叹了口气，“那么颜晓棠呢？她在哪儿？”

“颜晓棠？”鲁林松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一二十年没见过，谁知道……”

段明珠仿佛没注意到鲁林松那很不自然的神态，独自说：“我见过她，那是七〇年，在青海的海南，她见到我亲热

得不得了……”

鲁林松默默地听着，慢慢地吸着汽水。直到段明珠告辞走了，他仍然含着那根早已不通气的吸管，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

离和女朋友约定的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了，但鲁林松此刻心中兴致全无，除了烦闷就是沮丧。一切都糟透了！怎么竟会选了这么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来约会呢！这约会还有什么必要！他本想立即离开公园，以后再向介绍人道歉，但退了汽水瓶，却折回到石桌前坐下来。

刚刚坐定，他又决定还是不见那姑娘了，在这样的心情下见到对方会有什么结果，他是一清二楚的。然而，这样烦躁，这样沮丧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单为见到了段明珠，回忆起最要好的朋友张觉、袁建农，以及记忆里总是抹不掉的颜晓棠？不管是为什么，还是走吧！这公园中的石桌石椅属于那些匆匆的过客和二十出头的、有点不顾一切的派头的恋人。

鲁林松毅然站起身，正要离去，就见到介绍人陪着女方来到跟前。嘿，真绝了！那前来见面的女方竟是和自己一起进城的、身穿素白连衣裙、骑一辆袖珍女车的姑娘！现在想“临阵脱逃”已经来不及了。鲁林松无可奈何地坐下来。

回学校的路上，鲁林松象半个月没浇上水的老玉米，垂头丧气，没精打采。那浓绿的树荫，那林立的高楼，那盛装

的妇女儿童，再没有一样能够提起他的兴致。这不单是因为会女朋友碰了钉子，也不单是因为见到了一位自己不想再见的同学。

一路上，他把车蹬得飞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郊区。离开中山公园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顺路去初中学习过的那所中学看看。这中学就坐落在公路边上，自从初中毕业，鲁林松考入另一个学校的高中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今天是星期日，整洁的校园里寂寥无人。鲁林松推着自行车走向教学楼，那栋红楼三层紧西头的教室，就是他初中三年学习生活的地方。当时，那教室里一共有五十个座位，是全年学生最多的一个班。这五十名学生早就风流云散，天各一方。然而，时至今日，鲁林松时时在怀念着的，只有三个：班长张觉、好友袁建农和一个总是默默无言的女生颜晓棠。

还是初一的时候，同学们就说鲁林松、张觉、袁建农是“桃园三结义”。张觉的父亲是职员，本人一贯品学兼优，初中三年都是班长。袁建农出身于血统工人家庭，颇有天赋，初三一开学就转到美术学院附中。三人爱好、出身虽有很大差异，却结成了莫逆之交。

而那个女同学颜晓棠则截然不同，直到初中毕业前不久，鲁林松仿佛始终没注意过她。但正是她，给鲁林松带来了无论怎样估量也不算过分的影响。最近，鲁林松常常回忆起初中的那一段生活。伴随着回忆产生了复杂、微妙的心

境，而全部回忆几乎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件事产生的——

……他打了一个小时的篮球，精疲力尽地拾级而上，走向三楼的教室。他们班的教室紧挨着楼梯。只差几阶就踏上三楼楼道，他听到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热烈地谈着什么。自习课早下了，他们怎么还不回家？用心一听，鲁林松立即辨别出大家正在议论他！

“……鲁林松这个人，一贯骄傲自满，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帮助他。”这是副班长刘露的瓮声瓮气的声音。

“……初中生就谈恋爱，非——非告诉班主任不可！”这是一个男同学的结结巴巴的声音。

“……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段明珠在讲话。从幼儿园起，鲁林松就和段明珠同班。段明珠说起话来，嘴里总象含着一块没化开的牛奶糖，听上去不大自然。

站在最高一阶楼梯上，鲁林松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刘露从教室里走出来，见到鲁林松木呆呆地站在那儿，弄得满脸通红。鲁林松书包也不拿了，车转身，顺楼梯噤噤地跑了。

第二天，班上挺平静的，但鲁林松总觉得，同学们时不时地在他背后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他哪还有心思听课呢！

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照例和张觉同行。虽然他很想了解内情，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张觉毕竟是班长，他先开口了：“昨天，你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啦？”

“嗯，听到了。”鲁林松长长吁了一口气，紧张得直哆嗦，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

“依我看，没什么根据。中午班主任找了我 and 刘露……”

“他们说——说我和谁谈、谈恋爱？”鲁林松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恋爱”二字说得十分艰难，十分拗口。“他们说的是谁？”

“这，你不知道？”张觉盯着鲁林松，一语双关地反问。

“我没听见。我是说……根本……”鲁林松的防线在这重压之下，完全垮了。

张觉打断了他的话，直截了当地说：“照人家的说法，你对段明珠起了念头。”

“段明珠？”鲁林松大吃一惊，继而苦笑了一下，最后愤愤地叫道，“哦！纯粹是胡说八道！我、我从来没正眼看过她！”

“瞧！”张觉不那么认真地说，“这不就有问题啦？正眼怎么看都没关系，就怕这不用正眼看……”

“你还有心开玩笑！”鲁林松打了张觉一拳，“根据是什么？是段明珠自己对别人讲的吗？”

“不，”张觉摇摇头，“据说刘露从你书桌里发现了一张纸，于是越传越神。”

“刘露？老天爷！”鲁林松又大吃一惊，“纸上到底写了什么？”

“他们昨天交给班主任了，据说上面写满了段明珠的名字。所以……”